

唯陽

忠毅錄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观仁

封面设计：张红凤

睢阳忠毅录

Suiyang Zhongyilu

〔清〕袁庵主人 著

卓一伟 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4 10/16

字数：92,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395

统一书号，10093·321

定价：1.30元

ISBN 7-207-00281-5/I·44

目 录

第 一 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1
第 二 回	葛明霞一笑缔莺盟	8
第 三 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	21
第 四 回	金马门群哗节度使	30
第 五 回	忤当朝谪官赴蜀	34
第 六 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	43
第 七 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	53
第 八 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	62
第 九 回	喇虎道给引赠金	71
第 十 回	睢阳城烹倖杀妾	78
第十一回	雷海清掷箏骂贼	89
第十二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	98
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	106
第十四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	114
第十五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	124
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134

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词曰：

上苑花发，皇都春早，纷纷觅翠寻芳。六桥烟柳，
莺与燕争忙。一望桃红李白，东风暖、满目韶光。秋千
架，佳人笑语，隐隐出雕墙。王孙乐，思金鞍银勒，玉
套瑶觞。载酒醺歌，竟重过横塘。更有题花品鸟骚人辈，
仔细端详。魂消处，楼头月上，归去马蹄香。

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
地：周曰镐京；汉曰咸阳；到三国六朝时节，东征西伐，把
个天下四分五散，长安宫阙但成灰烬瓦砾。直至隋炀帝无道，
四海分崩，万民嗟怨，生出个真命天子姓李名渊。他见炀帝
这等荒谬，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在晋阳地方招兵买马，
一时豪杰俱来归附。那时有刘武周、萧铣、薛举、杜伏威、
刘黑闥、王世充、李密、宋老生、宇文化及，各自分踞地方。
被李渊次子李世民一一剿平，遂成一统，建都长安，国号大
唐。后来世民登基，就是太宗皇帝。建号贞观。文有房玄龄、
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武有秦琼、李靖、薛仁贵、尉
迟敬德等。一班儿文臣武将，济济跽跽，真正四海升平，八
方安靖。后来太宗晏驾，高宗登基，立了个宫人武曌为后。
那武后才貌双全，高宗极其宠爱。谁想他阴谋不轨，把那顶

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竟要双揽到身上担任起来了。虽然久蓄异志，终究各公在前碍着眼，不敢就把偌大一个家计竟揽在身。及至高宗亡后，传位太子，知其懦弱，便肆无忌惮，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自己临朝临政，改国号曰周，自称则天皇帝。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只得向个逆裂的唯贺叩头称臣。那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却又有怪：历朝皇帝是男人做的，在宫中临幸嫔妃；那则天皇帝是女人做的，竟要临幸起臣子来。始初还顾些廉耻，稍稍收敛；到后来习以为常，把临幸臣子只当做临幸嫔妃，彰明昭著，不瞒天地的做将去。内中有张昌宗、薛敖曹、王怀义、张易之四人，最叨爱宠。每逢则天退朝寂寞，就宣他们进去顽耍。或是轮流取乐，或是同榻寻欢，说不尽宫闱的秽言、朝内的丑声。亏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反周为唐，迎太子复位，是为中宗。却又可笑：中宗的正后韦氏，才干不及则天，那一种风流情性甚是相同，竟与武三思在宫任意作乐。只好笑那中宗不惟不去觉察，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你道好笑也不好笑！到中宗死了，三思便与韦氏密来希图篡位。朝臣没一个不怕他，谁敢与他争竞？幸而唐祚不该灭绝，惹出一个英雄来。那英雄是谁？就是唐朝宗室，名唤隆基。他见三思与韦后宣淫谋逆，就奋然而起，举兵入宫，杀了三思、韦后、并一班助恶之徒，迎立睿宗。睿宗因隆基功大，遂立为太子。后来睿宗崩了，隆基即位，就是唐明皇了。始初建号开元。用着韩休、张九龄等为相，天下大治。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用了奸相李林甫。那些正人君子贬的贬，死的死，

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他便将声色势利迷惑明皇，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不消几年，变做极无道的昏君。见了第三子寿王的王妃杨玉环标致异常，竟夺入宫中，赐号太真，册为贵妃。看官，你道那爬灰的句话，虽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也无有不被人唾骂取辱的，岂有治世天子，做出这样事来！天下如何不坏？还亏得在全盛之后，元气未丧，所以世界还是太平。

是年开科取士，各路贡士一齐来到长安应举。中间有一士子，姓钟名景期，字琴仙。本贯武陵人氏。父亲钟秀，睿宗朝官拜功曹。其妻袁氏。移住长安城内，止生景期一子。自幼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七岁就能做诗。到得长成，无书不览，诸子百家，尽皆通透。闲时，还要把些六韬三略来研究。才交十六岁，就补贡士。且又生得人物俊雅，好象粉搽成、玉琢就一般。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他再三阻挡。自己时常想道：“天下有个才子，必要一个佳人作对。父母择亲，不是燕子媒妁，定是拘了门楣。村家女儿的嫫媿好歹，哪里知道？倘然造次成了亲事，娶来却是平常女子，退又退不得，这终身大事，如何了得？”执了这个念头，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西觅，靠着天缘，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方遂得平生之愿。因此蹉跎数载，父母也不去强他。到了十八岁上，父母选择了吉日，替他带着儒巾，穿着圆领，拜了家堂祖宗，次拜父母，然后出来相见贺客。那日宾朋满堂，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无不极口称赞。怎见他好处？但见：

丰神绰约，态度风流，粉面不须傅粉，朱唇何用施朱。气欲凌云，恍是潘安复见；貌如冠玉，居然卫玠重生。双眸炯炯，竞胜秋波；十指纤纤，犹如春笋。下笔成文，曾晓胸藏锦绣；出言惊座，方知腹满经纶。

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毕，已摆酒肴，大吹大擂，尽欢而别。钟秀送了众人出门，与景期进内，叫家人再摆酒盘果菜，与夫人袁氏饮酒。袁氏道：“我今日辛苦了，身子困倦，先要睡了。”景期道：“既是母亲身子不安，我们也不须再吃，请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钟秀道：“说得是。”叫丫环掌了灯，自去睡了。景期在书房坐了一会，觉得神思困倦，只得解衣就寝。一夜梦境不宁，到了五更，翻来复去，再睡不着。一等天明，就起床来穿戴衣巾，到母亲房里去问安。走到房门首，只见丫环已开着门。钟秀坐在床沿上，见了景期，说道：“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景期道：“昨夜梦寐不安，一夜睡不着，因此特来问爹，娘身子可好些吗？”钟秀道：“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今早痰塞起来。我故此叫丫环出去，吩咐烧些汤水进来。正要叫你，你却来了。”景期道：“既如此，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待我梳洗了快去卜问。”说罢，各去料理。那日钟景期延医问卜，准准忙了一日，着实用心调护。不意犯了真病，到了第五日上就呜呼了。景期哭倒在地，半晌方醒。钟秀再三劝慰，在家治丧安殓。方到七终，钟秀也染成一病，与袁氏一般儿症候。景期也一般儿着急。却也犯了真病，一般儿呜呼哀哉了。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收殓。那钟秀遗命：因原籍尚远，不必扶棺归家，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景期遵命而行。却原来钟秀在日，居官甚是清廉，

家事原不甚丰厚。景期连丧二亲，衣衾棺槨，买地筑坟，治丧花费，将家财用去十之八九。便算计起来，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有极得意、自小在书房中伏侍的冯元，不得已也打发去了。将城内房子也卖了，另造小房五大间，就在父母坟旁。止留一个苍头，一个老奴，在身边度日。自己足不出户，在家守制读书。常到坟上呼号痛哭，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都置之度外了。光阴荏苒，不觉三年服满，正值天宝十三年开科取士。学师将他名字已经申送，只得唤苍头随着，收拾进城，寻个寓所歇下。

到了场期，带了文房四宝进场应试。原来唐朝取士，不用文章，不用策论，也不用表判。第一场正是五言七言的排律，第二场是古风，第三场是乐府。那钟景期平日博通今古，到了场中，果然不假思索，揭开卷子，振笔疾书。真个是字中蝌蚪落文河，笔下蛟龙投学海。眼见得三场已毕，寓中无事。那些候揭晓的贡士闻得钟景期在寓，也有向不识面慕他才名远播来请教的，也有旧日相知因他久住乡间来叙阔的，纷纷都到他寓所拉他出去。终日在古董店中、妓女人家，或书坊里、酒楼上，及古刹道院里，随行逐队的玩耍。那钟景期向住乡村，潜心静养，并无邪念。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略觉有些心动。那功名还看得容易，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衷。思量如今应试，倘然中了，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那里还有工夫再去选择佳人？不如趁这两日痴心妄想去撞一撞，或者天缘凑巧，也未可知。那日起了这念头，明日就撇了众人，连苍头也不带，独自一人往城内城外、大街小巷，痴痴的想，呆呆的走。一连走了五六日，并没个佳人影儿。苍头见他回

来茶也不啣，饭也不吃，只是自言自语，不知说些甚么。便道：“相公一向老实的，如今想必是众位相公，一牵去结识了什么女子，故此这等模样吗？我在下处寂寞不过，相公带我去走走，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相公也没有娘子，料想没处搬是非，何须瞒着我！”景期道：“我自有心事，你那里知道？”苍头道：“莫非为着功名吗？我前日在门首见有跌课的走过，我教他跌了一课，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相公不须忧虑。”景期道：“你自去，不要胡言胡语，惹我的厌。”苍头没头没脑，猜他不着，背地暗笑。

不意到次日，景期绝早吃了早饭出来，走了一会，到一条小胡同里，只有几个人家。一想通有石墙，沿墙走去。只见一个人家，竹门里边冠冕晃晃，潇潇洒洒的可爱。景期想道：“看这个门径，一定是人家园亭。不免进去看一看，就是有人撞见，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难道我这个模样，认作白日撞门不成？”心里想着，信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酒气直冲，鼾鼾的睡着。景期也不睬他，一直闯将进去，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转入二重门内，只见绿柳参差，苍苔密布，一条街是白石子砌就的，前面就是一个鱼池，方圆约二三亩大。隔岸横着杨柳桃花，枝枝可爱。那杨柳不黄不绿，撩着风儿摇摆；桃花半放半含，临着水儿掩映。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在帘内穿来掠去的飞舞。池边一个小门儿进去，是一带长廊。通是朱漆的卍字栏干。外边均是松竹，长短大小不齐，时时有十余枝映得簷前里翠。走进了廊，转进去是一座亭子。亭中一匾，上有“锦香亭”三字，落着李白的款。中间相挂名人诗画。古鼎高彝，说不尽

摆设的精致。那亭四面开窗，南面有牡丹数枝，与那海棠、玉兰之类。后面通是杏花，东边通是梅树，西边通是桂树。此时二月天气，众花都是未放，惟有杏花开得烂熳。那梅树上结头大的梅子，有那些白头翁、黄莺儿飞得好看，叫得好听。景期观之不足。再到后边，有绝大的假山，通是玲珑怪石攒凑叠成。石缝里有兰花芝草，山上有古柏长松，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转下山坡，有一个古洞，景期挨身走过。过去见有高楼一座，绣彩珠帘，飞帘画栋，极其华丽。正要定睛细看，忽然一阵香风，在耳边吹过。那楼旁一个小角门“呀”的一声开了。里面嘻嘻笑笑，只听得说：“小姐，这里来玩耍。”景期听了，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蹲着身子偷眼细看。见有十数个丫环拥着一位美人走将出来。那美人怎生模样，但见：

眼横秋水，眉扫春山，宝髻儿高绾绿云，绣裙儿低飘翠带。可怜杨柳腰，堪爱桃花面。仪容明媚，果然金屋婵娟；举止端庄，洵是香闺处女。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美人轻移莲步，走到画栏边，向一个青磁石墩儿上坐下。那些丫环们都四散走在庭中。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有的去扑蝴蝶儿耍了，有的在茶肆架边撞乱了发丝，——吃惊吃吓的双手来按，有的扳攀蔷薇刺儿抓住了裙拖，——痴头痴脑的把身子扯，有的衣领扣儿松了，——仰着头扭了又扭，有的因膝裤带散了，——蹲着腰结了又结，有的耍斗百草，有的来吹金笛。此时观看的不尽。只有一个青衣侍女，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二分，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也不与他

们玩耍，独自一人在阶前摘一朵兰花，走到那美人身边，与它插在头上。便端端正正的站在那美人身旁。那美人默默无语，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才吐出似莺啼、似燕语的一声解语来。说道：“梅香们，随我进去吧。”众丫环听得，都来随着美人。这美人将袖儿一拂，立起身来，冉冉而行。众婢拥着，早进了小角门儿。“呀”的一声就关上了。

钟景期看了一会，又惊又喜：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还疑是梦魂儿错走了月府天宫去，不然，人世间那能有此女子？醉了半晌，如醉如痴，恍恍惚惚，把眼睛摸了又摸，擦了又擦。停了一会，方才转出太湖石来，东张西望，见已没个人影儿。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就嗅嗅他的余香，假假他的遗影。正在模拟思量，忽见地上掉着一件东西。连忙拾起看时，却正异香扑鼻，光彩耀目。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那美人是谁家女子，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莺盟

诗曰：

晴日园林放好春，
馆娃宫里拾香尘。
痴心未了鸳鸯债，

宿疾多慚鸛鵒身。
柳愛風流因病睡，
鶻貪歡喜也嗔人。
桃花開遍蕭郎至，
池上相逢一面新。

話說鍾景期闖入人家園里，忽然撞出一個美人來，偷看
一會，不亦樂乎。等美人進去了，方才走上庭階，拾得一件
東西。仔細看時，原來是一幅白綾帕兒。蘭麝香飄，潔白可
愛。上有數行蠅頭小楷，恰是一首感春絕句。只見那詩道：

帘幕低垂掩洞房，
綠窗寂寞鎖流光。
近來情緒渾蕭索，
春色依依上海棠。

明霞漫題

鍾景期看了詩，慌忙將綾帕藏在袖里，一徑尋着舊路走
將出來。到頭門上，見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兒尚未曾醒。鍾景
期輕輕走过，出了門一直往巷口竟走不上三五步，只听得后
面一人叫道：“鍾相公在那里來？”景期回頭一看，却見一人戴
着尖頂毡帽，穿着青布直身，年紀二十多歲。看了景期，兩
淚交流，納頭便拜。景期伸手去扶他起來細認，原來是他旧
日的書童，名喚馮元。還是鍾秀在日討來伏侍景期的。后他
鍾秀亡了，景期因家道蕭條，把家人童兒盡行打發，因此馮
元也打發在外。是日路上撞着，那馮元不忘旧恩，扯住了拜
了兩拜。景期看見，也自惻然。問道：“你是馮元？一向在哪
里？”馮元道：“小人自蒙相公打發出來，吃苦萬千。如今將就

度日，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住。”景期正要打听园中美人的来历，听见冯元说住在这里，知道他一定晓得。便满心欢喜道：“你家就在这里吗？”冯元指着前面道：“走完了一带白石墙，第三间就是。”景期道：“既是这等，我有话问你，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冯元道：“难得相公到小人家里，极好的了。”说完往前先跑，站在自己门首，一手招着道：“相公这里来！”一手在腰间乱摸。景期走到，见他摸出一把钥匙来，把门上锁开了，推开门让景期进去。

景期进得门看时，只是一间房子，前半间沿着街，两扇吊闼吊起。摆着两条凳子，一张桌子，照壁上挂一张大红大绿的关公，两边贴一对春联，是：“生意源源长；财源滚滚来”。景期看了一笑，回头却不见冯元。景期想道：“他往那里去了？”只道他走了后半间房子去，望后一看，却见一张四脚床，床上摊一条青布被儿。床前一只竹箱，一个行灶，搁板上着些碗盏儿，那锅盖上到抹得光光净净。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柱上挂着鞭子儿、马刷台、马刨儿。景期心下暗想道：“他住一间房子，为何有这些养马的家伙？”却也不见冯元的影儿。正在疑惑，只见冯元满头汗的走进来，手拿着一大壶酒，后面跟着一个人，拿两个盘，一盘熟鸡，一盘熟肉，摆在桌上。那人又去了。冯元忙掇一条凳子放下，叫声：“相公坐了。”景期道：“你买东西做什么？”冯元道：“一向未见相公，没甚孝敬。西巷口太仆寺前新开酒店，东西甚好，小人买了两样来，请相公吃一杯酒。”景期道：“怎要你破钞起来！”冯元道：“惶恐。”便叫景期坐下，自己执壶站在旁边斟酒，原来那酒也是店中现成烫热的了。景期一面吃酒，一面问他，

道：“你一向可好吗？”冯元道：“自从在相公家出来，没处安身，投在个和尚身边做做香火。小人做了年余，和尚偷婆娘败露了，吃了官司，把个静室折得精光。和尚也不知那里去了。小人出来，弄了几两银子做本钱，谁想吃惯了现成茶饭，做不来生意，不上半年，又折完了。去年遇着一个老人，是太仆寺里马夫，小人拜他做了干爷，相帮他养马，不想他被劣马踢死了。小人就顶他的名缺，可怜马瘦了要打，马病了又要打。料草银子，月粮工食，通被那些官儿一层一层的扣克下来，为一两到手不上五钱，还要放青钊钊，收粪饮水，日日辛苦得紧。相公千万提拔小人，仍收在身边，感激不尽了。”景期道：“当初原是我打发你，又不是你要出来。你既不忘旧恩，我若发达了自然收你。”说完，那冯元又斟热酒来。景期道：“我且问你，这里的巷叫什么巷名？”冯元道：“这里叫做连英儿巷。通是大人家的。后门一带是拉脚房子，不多几户小人家住着，极冷静的。西面就是太仆寺前大街，就热闹了。前巷是锦里坊，都是大大的朝官第宅，直透到这里连英儿巷哩！”景期道：“那边有一个竹门里，是什么人家？”冯元问道：“可是方才撞着相公那边门首吗？”景期道：“正是。”冯元道：“这家是葛御史的后园门。他前门也在锦里坊。小人的房子就是赁他的。”景期道：“那葛御史叫什么名字？”冯元想了一想，道：“名字小人却记不起，只记得他号叫做葛天民。”景期道：“原来是御史葛天民！我到晓得他名字叫做葛太古。”冯元点头道：“正是，叫做葛太古。小人一时忘记了。相公可是认得他的？”景期道：“我曾看过他诗稿，故此知道。认是没有认得。你既住他的房子，一定晓得他可有几位公子？”冯元道：“葛老

爷没有公子的。他夫人已死了，只有一个女儿，听见说叫做明霞小姐。”景期听见“明霞”二字，暗暗点头。又问道：“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冯元道：“那小姐的容貌，说来竟是天上有，世间无的。就是当今皇帝宠的杨贵妃娘娘，若是走来比比，只怕也不相上下。且又女工针线、琴棋书画、吟诗作赋，般般都会。”景期道：“那小姐可曾招女婿吗？”冯元道：“若说女婿，却也难做他家的。那葛老爷因爱小姐，一定要寻个与小姐一般样才貌双全的人儿来作对。就是前日当朝宰相李林甫，要来替儿子求亲，他也执意不允。不是说年幼，就是说有病，推三阻四，人也不能相强。所以小姐如今十八岁了，还没对头。”景期道：“你虽然住他房子，为何晓得他家事恁般详细？”冯元道：“有个缘故。他家园里一个杂人也没得进去的，只用一个老儿看守园门。这老头儿姓毛，平日最是贪酒。小人也是喜欢吃酒的，故此与小人极相好。不是他今日请我，就是我明日请他，或者是两人凑来，谈谈这些闲话。通是那毛老儿吃酒中间同小人说的。”景期道：“你可也到他园里玩耍吗？”冯元道：“别人是不许进去的。小人因与毛老儿相好，时常进去玩耍儿。”景期道：“你到他园里，可有时看见小姐否？”冯元道：“小姐如何能得看见？小人一日在他园里，见一个贴身伏侍小姐的丫环出来采花，只这个丫环，也就标致得够了。”景期道：“你如何就晓得那丫环是小姐贴身伏侍的？”冯元道：“也是问毛老儿。他说这丫环名唤红于，小姐第一个喜欢的。”景期听得，心就开了，把酒只管吃。冯元一头说，一头斟酒，那一大壶酒已吃完了。景期立起身来，暗想这段姻缘到在此人身上。便道：“冯元，我有一事托你。我因久慕

葛家园里景致，要进去游玩，只恐守园人不肯放进。既是毛老儿与你相厚，我拿些银子与你明日买些东西，你便去叫毛老到你家吃酒，我好乘着空进园去游一游。”冯元道：“这个使得。若说别的，那毛老儿死也不肯走开，说了吃酒，随你上天下地，也就跟着走了。明白相公坐在小人家，待小人竟拉他同到巷口酒店上去吃酒。相公看我们过去了，竟往他园里去。若要象意，待我灌得他烂醉，扶他睡在我家里，凭相公顽耍。”景期道：“此计甚妙。”袖中摸出五钱银子付与冯元，道：“你拿去做明日的酒费。”冯元再三不要，景期一定要与他，冯元方才收了。景期说声：“生受你了！”出门竟回寓所。闭上房门，取出所拾绫帕来，细细吟玩。想道：“适才冯元这些话与我所见甚合，我看见的自然是小姐了，那绫帕自然是小姐的了，这首诗想必是小姐题的了。他既失了绫帕，一定要差丫环出来寻觅，我方才计较已定，明日进他园中，自然有些好处。”又想道：“他若寻觅绫帕，我须将绫帕还他，才好挑这几句话儿。既将绫帕还他，何不将前诗和他一首？”想得有理，就将帕儿展放桌上，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向绫帕上一挥，步着前韵和将出来：

不许游蜂窥绣房，

朱栏屈曲锁春光。

黄莺久住不飞去，

为爱娇红恋海棠。

钟景期奉和。

景期写完了诗，吟哦了一遍，自觉得意。睡了一夜，至次日早膳过了，除下旧巾帻，换套新衣裳，袖了绫帕儿，迳

到连英儿巷冯元家里。冯元接着，道：“相公坐了，待我去那厢行事。相公只看我与毛老儿走出了门，你迳到花园里去便了。只是小人的门儿须要锁好，锁匙我已带在身边。锁在桌上，相公拿来锁便是。”景期道：“我晓得了，你快去。”冯元应了，就出门去。景期在门首望了一会儿，冯元挽着毛老儿的手，一径去了。景期望他们出了巷，才把冯元的门锁了，步入园来。

此番是熟路，也不看景致，一直径到锦香亭上。还未立定，只听得亭子后边唧唧啾啾，似有女人说话。他便退出亭外，将身子躲过，听他们说话。却又凑巧，恰好是明霞小姐同着红于两个出来寻取绶帕。只听得红于说道：“小姐，和你到锦香亭上寻一寻看。”明霞道：“红于，又来痴了！昨日又不曾到锦香亭上来，如何去寻？”红于道：“天下事体，尽有不可知，或者于无意之中到寻着了。”小姐说：“正是。”两个同到亭上来。明霞道：“这里没有，多应不见了。”红于道：“园中又无闲杂人往来，如何便不见了？”明霞道：“众丫环俱已寻过，都说不见。我恐他们不用心寻，故以亲身同你出来，却也无寻处。眼见得不可复得了。”红于道：“若是真正寻不着，必是毛老儿拾去换酒吃了。”明霞笑道：“那老儿虽然贪酒，决不敢如此。况且这幅绶帕儿也不值甚的。我所以必要寻着者，皆因我题诗在上，又落了款。但恐传到外厢，那深闺字迹，女子名儿，倘落在轻薄浪子之手，必生出一段有影无形的话来。我故此着急。”红于道：“我的意思也是如此。”说罢，明霞自坐在亭中。红于就下出阶前，低着头东寻西觅。走到侧边，抬头看见了钟景期，吓了一跳。便道：“你是什么人？擅敢潜入